

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敘

毛傳於魯齊韓後出而行之能久以敘爲子夏所傳其義長也。鄭始學三家後惟宗毛。凡毛義隱略則更表闡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申毛非易毛也。孔氏作正義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故閎博淵深在義疏中爲最。惟毛鄭互有異同兩說竝陳不知誰是遂啟後人掎擊之論。因箋議傳因傳攻敘。詎訓不明古義寢失甚矣。說詩之難也。余少治毛詩儼取兩家之旨別白而證通之。存漢儒師法積久愈彰。仕宦卒卒無須臾之暇。年來養疴京邸思肄舊業。沈君愚亭

適以所著傳箋異義解就論於余。君固余視學江南時  
歲試高等生也。通籍後猶惓惓以治經爲急。讀其書有  
三善焉。毛公釋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  
泮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  
如願爲每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此潛  
研堂問荅引而申之。足以見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  
一善也。鄭箋多破字。如所云伊當作繫。堂當爲棖。皆是  
至謂邪讀如徐喜。讀爲箒。式讀曰慝。非借其音。卽借其  
義。如此類必一一疏剔。使人知鄭之段借亦本於毛之  
諧聲。而不得以破字爲嫌。一善也。近儒說詩如陳氏毛

詩稽古編段氏詩經小學及李氏紬義等書皆意在力尊漢學故多以說文爲左證是解旅列眾說無苟同亦無苟異總期不背於敘可以與傳箋相發闢三善也魯秘陵云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如沈君其善於說經者豈特詩云爾哉余老矣於學未有所進憶在江南時與諸君子文字相觀摩君與陳君小蓮通經冠其曹今小蓮已下世而君之書始出余嘉其力之勤業之盛而毛鄭古義之不終晦也惜不與小蓮共正之咸豐六年冬至日壽陽邢雋藻

毛詩傳箋異義解序

吾友愚亭駕部五君雋才八詠妙菴擅著作之笑好深沈之思觸辰權奇壯學閎達中歲通籍觀政兵曹聽鼓當官焚香退食爰因餘暇重輯舊聞作河間之功臣爲高密之諍友余嘗受其書而讀之竊歎愚亭之兼綜者大而博採者精也蓋自牟貫傳詩三家箋佚賈崔集異二籍無徵卽按儀博攷墜文都陽問明古義科木暇郵之字闕唯離黍之詮要已義等煙銷說同霧散雖學官之早列實著錄之罕傳獨毛公不爭標榜之門不蹈祿利之路實事求是用晦而明續述於西河流行於東漢

鄭君具鉞膏起廢之學殫旁搜遠紹之功因傳作箋發  
凡起例章懷以薦成爲義張華以尊敬爲詞非入室而  
操矛羌閉門而合轍禮堂寫定帶草長留厥功偉矣獨  
是師承各異傳緒攸殊采鳴鳩於荀卿證碩鼠於寧戚  
劉彼陋宏農之注軍今引慙令之篇番桓閭豎別其文  
龍寵茶舒區其解亦既兼統眾說不拘一師未免義鮮  
折衷詞成歧出或巾毛而駁鄭或據鄭以難毛歸次糾  
紛鉅規匪易何以淘汰後或採簪前聞愚亭乃能合五  
侯之鯖通兩家之騷經神學海貫串九流義府儒宗臬  
牢百氏閭幽摘滯月異日新其辨似若雪泥盡塗其抉

疑若繁絲斷刃凡夫六甲五方之細瑣三墓九据之瑰  
奇罔不洞啓鈴鍵徧探坎兆括陸瓊蟲魚之疏證許謙  
名物之鉅斯則稽古之編謝其洽熟寫官之記邇此淹  
通匪獨根柢之槃深抑由鉤稽之邃密已獨愧余咫聞  
易失妄事丹黃寸管難窺終迷黑白亦嘗效蘇公之筆  
錄支白傳之陶瓶而戰兢才疏條鈔紙短以視愚亭之  
希蹤樸學抗手經師是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樽本龍燭  
也同里弟殷壽彭拜手謹譔

自昔說詩者于魯則博士申培公于齊則太傅轅固生  
于燕則韓太傅嬰于趙則毛博士萇厥後齊詩主魏代  
而先亡魯詩繼亡于西晉韓詩雖存後無有傳者毛詩  
至河間獻王時而始立鄭康成始從東郡張恭祖受韓  
詩後遂因毛傳而作箋孔仲達因傳箋而作正義箋與  
傳多異義正義亦時有與傳箋歧異處後儒或申毛或  
右鄭執成見者不免遷就回護之處好異趨者更多紛  
歧錯出之談竊思小序出自孔門師承最古背之而馳  
因屬謬妄卽或出入亦不足以專信從爰主以序義  
參以諸說而爲之解有從傳者有從箋者有傳箋本同



三言仙全言三言  
因正義歧之而合之者。有傳箋本異。因正義混之而析之者。明知蠶測管窺。折衷鮮當。而生平心力。不忍棄捐。遂付剞劂。以爲就正有道之資。至校對字體。則陸川呂氏錫蕃多所助云。沈鎬跋。

毛詩傳箋異義解目錄

卷之一

國風周南召南

共十七條

卷之二

國風邶鄘衛

共三十七條

卷之三

國風王鄭齊

共三十一條

卷之四

國風魏唐秦

共二十三條

卷之五

國風陳檜曹幽

共二十六條

卷之六

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

共十二條

卷之七

小雅六月至無羊

共二十三條

卷之八

小雅節南山至小宛

共二十四條

卷之九

小雅小弁至小明

共十五條

卷之十

小雅鼓鐘至大田

共十五條

卷之十一

小雅桑扈至漸漸之石

共二十六條

卷之十二

大雅文王至思齊

共二十七條

卷之十三

大雅皇矣至生民

共二十七條

卷之十四

大雅行葦至卷阿

共二十四條

卷之十五

大雅民勞至召旻

共五十二條

卷之十六

周頌魯頌商頌

共六十六條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一

震澤沈 鎬

國風周南

君子好逑

傳逑匹也箋逑作仇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  
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  
釋文奸如字鄭呼報反冤冝詩放此逑音求本亦作仇  
音同鎬案說文仇讎也从人九聲逑斂聚也从辵求聲  
下引虞書怨匹曰逑是逑亦爲怨耦意左氏桓二年傳  
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爾雅釋詁仇匹也是仇爲

怨耦意亦爲匹意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述俱作仇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注稽叔夜琴賦及贈秀才入軍詩注引此詩亦俱作仇蓋述仇二字通用故傳作述箋作仇鄭竝不云述當作仇也今釋關雎詩文義從傳義較直截箋云和好眾妾之怨者說太迂拙劉氏向曰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也郝氏懿行曰此蓋魯詩說爲鄭箋所本陸聚綏陸堂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眞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述章懷注引詩君子好

逖竝引毛傳爲君子好匹李氏樗毛詩集解曰文王之德如此后妃之德又如此此所以爲好匹諸說均從毛義是也康成禮記緇衣注仇匹也義亦與毛同至箋詩乃易其說眞不可解迷字訓匹則好字亦宜從毛讀加字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琴瑟

友之 鐘鼓樂之

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寐寢也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其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



樂后妃之事言后妃覺寤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  
職也鎬案關雎詩序無言祭事經文荇菜傳共荇菜云  
云以淑女有其荇菜之職故以此託興毛於首章標明  
興體次章三章略之者明是一例呂氏祖謙讀詩記曰  
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黃氏震曰抄  
云關雎荇菜皆因興而寓比之意二說得之箋於首章  
誤解述字此以助訓左右以荇菜爲后妃所共左右爲  
淑女所助分后妃淑女爲二人非傳義也正義申毛云  
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強  
以傳義合箋義誤矣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鐘

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意正相合所謂友之樂之者指淑女卽指后妃耳孫氏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益見毛傳其荇菜等語乃是假設託興之辭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其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其荇菜之時樂必作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其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此說適如孫氏所譏李氏構

曰左右與佐佑商王意同言將求此荇菜以供祭祀必有左右爲之助以求之者范氏處義詩補傳曰此言大妣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芼擇此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鐘鼓相樂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視之竟似目淑女爲后妃矣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其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此皆誤於箋說而未細釋傳義者也黃氏樞曰諸家多以淑女爲眾嬪御之賢者謂大妣無嫉妒之行樂於得淑女以配文王此大不然夫大妣既配文王矣而又曰大妣求淑女以爲文

王配豈可以眾妾配君子乎此是解首章君子好逖意亦不分后妃淑女爲二人又曰先儒皆以爲后妃勤於職采荇菜以供祭祀而眾妾皆樂助之夫詩人方言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遂言左右之欲助淑女之采荇菜何其文顛倒之甚也詩人以爲淑女未得則承先祖供祭祀者誰乎以荇菜之可以供祭祀而求之不可緩也求之不得則寤寐思之有輾轉反側之憂求之旣得則有喜樂不忘之情曰琴瑟友之曰鐘鼓樂之以見其樂之之深也此說足正諸說之謬

寤寐思服

傳服思之也箋服事也鎬案爾雅釋詁服事也邢疏引詩寤寐思服素問八正神明論用鍼之服注荀子仲尼昭哉嗣服注史記周本紀我維顯服正義山海經西山經是司帝之百服注楚辭天問舜服厭弟注俱云服事也合從箋說爲是如傳義說成寤寐思思之矣古人雖多言重意複處究屬文義難通王氏肅云服膺而思念之正義云服膺念慮而思之附會毛義轉入支離失之

害澣害否

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箋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正義申

毛謂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  
見否乎公服宜否申鄭謂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卽  
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  
服公衣皆悉澣之鎬案傳意以害澣承明上一句害否  
另說箋意以害澣害否總承上一二句當以傳說爲是蓋  
薄汙二語乃是互文見義王氏肅云煩擗澣濯其私衣  
斯言當矣公服謂六服褱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  
也若謂無所不澣無論三狄不可澣卽鞠展祿純色之  
衣不妨於澣獨不思晏平仲特大夫耳澣衣濯冠以朝  
孔子猶謂其隘后如雖躬儉節用當不至此至拘問答

之詞尤屬迂見

福履將之

傳將大也箋將猶扶助也鎬案將字平聲有兩音一集韻于羊切音鏘氓將子無怒傳願也將仲子兮傳請也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佩玉而後行正月將伯助予傳請也繇應門將將傳嚴正也執競磬筦將將傳集也一集韻資良切音漿鵲巢百兩將之傳送也燕燕遠于將之傳行也簡兮方將萬舞傳行也丰悔予不將兮傳行也四牡不遑將父傳養也正月亦孔之將傳大也北山鮮我方將傳壯也無將大車傳小人之所將楚茨二章

或肆或將傳齊也末章爾穀既將傳行也皇矣在渭之將傳側也敬之日就月將傳行也統觀毛傳音漿之將無作扶助解者爾雅釋詁將大也宜從毛義其餘各詩音漿之將及音鏘之將俱以從傳義爲正

、桃夭篇

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正義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爲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



下二句言年時俱富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銅案  
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  
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  
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荀卿書曰霜  
降逆女冰泮殺止說與家語合夫家語出自孔門荀亦  
在秦火以前說自可據王肅引韓詩傳曰古者霜降逆  
女冰泮殺止杜氏佑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  
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  
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厯證諸書  
無不與毛義同康成以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

仲春爲正時不知禮云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云奔者  
不禁明是期盡蕃育非嫁娶正時也通典載束皙云桃  
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  
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  
曰有葢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斯言得之矣左氏襄  
二十二年傳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  
奪之春秋鄭用夏正左氏隱三年傳夏四月鄭祭足帥  
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以  
周正計之麥禾未熟  
此鄭用夏正之證  
足以證傳義

宜其家人

傳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家人猶室家也正義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其爲夫婦據其年盛時行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左傳云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言家人家猶夫也人

今汲古本無猶此字疑誤脫

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鎬案首章宜其室家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意蓋以室家爲指男女孟子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以夫婦爲室家本是古義行露室家不足箋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亦此意也此云猶室家意欲合三章爲一意而義欠明畫當從傳義范氏處義曰家道旣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

人亦皆相宜也李氏樗集解曰家人言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李氏黼平毛詩紉義曰如箋疏則止據年時詩意索然必如毛傳一家盡宜乃足見后妃之所致也諸說均得之集解引孔氏云家猶夫人猶婦此用疏中箋義意非也陳氏啓源曰毛傳於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上二章宜字義亦應爾首章傳乃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不如末章義優矣康成反據前解以易後傳殊失去取之當此駁康成易傳是也至謂毛傳末章義優上二章亦應爾非也序云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上二章傳義正與序意合卒章乃推廣言之語意自有次

第陳欲合三章傳義爲一失傳旨先忘序意矣

公侯干城

傳干扞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且免之人賢者  
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  
民折衝禦難於未然正義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民易  
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論有武任明爲民扞城可以禦難  
也鎬案爾雅釋言干扞也注相扞衛疏干盾自蔽扞毛  
云扞也者蓋言干之用可以扞衛並非以干作扞故箋  
旣云干也城也復以扞城申之釋文云本亦作扞其非  
毛傳本可知呂覽報更篇引詩作公侯扞城高氏誘注

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范氏處義曰干城言扞  
衛公侯如城失之矣卒章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  
公侯以爲腹心則干城亦公侯自以爲扞城箋云扞城  
其民蓋民爲國之本君以民爲體扞衛公侯之民卽以  
扞衛公侯意實相成非與毛有異義正義云鄭唯干城  
爲異誤矣

公侯好仇

箋怨耦曰仇此冤冑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  
之亦言賢也正義毛以爲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  
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

仇皆爲匹鎬案此篇經文首章干城言其能衛本國之民此章好仇言其能禦他國之侮卒章腹心言其君臣之一德依箋說於義甚安毛以武夫爲公侯之好匹意義反欠安治關雎好迷自以毛義爲優此宜以鄭義爲長文同訓異祇求義之安耳關雎釋文云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免置詩放此此好宜從鄭音呼報反

召南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季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

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牖下戶牖閭之前祭  
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  
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設羹者季女則非禮  
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  
主婦設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  
魚魚俎實男子設其粢盛蓋以黍稷鎬案以此詩爲教  
成之祭實爲的解禮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  
於宗室而此明言宗室禮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而首章  
明言蘋藻未嫁稱女而此明言季女經稱季女而序言  
大夫妻者經原其始序正其終卽禮先嫁三月稱婦人



之義也黃氏震曰諸家以季女爲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爲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與昏義合夫東發宗古註指爲教成之祭是矣而以季女爲已嫁者顯與先嫁二字相矛盾傳云禮之於宗室合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此實毛氏之誤故箋難之曰王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王肅述毛以此篇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解傳禮之於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其意蓋欲牽傳以合序不知以禮爲以禮教之則魚蘋藻何所施大夫妻助夫氏祭何以云大宗之廟

大夫豈盡爲宗子乎且何以兼言士也經文明言尸之  
可指爲助祭乎其故在誤泥序中大夫妻三字遂至泯  
失傳意正義駁之是也范氏處義曰大夫士祭於宗廟  
奠於牖下此云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尙少爲大夫妻疑  
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齊戒以主祭此旣言大夫士祭  
廟復言季女主祭說太含混李氏樗集解從蘇黃門說  
謂未嫁而習旣嫁爲大夫妻則終身行之黃氏樵非之  
謂女者婦人之通稱季者詩人之美辭季女云者猶所  
謂淑女也諸家旣信淑女采芣苢以供祭祀而不疑則  
又何疑於季女之采蘋藻以供祭祀乎此言旣嫁後祭

祀與教成之祭無涉也李氏黼平日正義謂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按昏禮父禮女而俟迎者云俟迎則嫁日之事毛云古之將嫁女者又云必先禮之非嫁日事也昏義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昏義七十子後人所作毛亦七十子後人同記禮文彼云教成之祭此云禮之於宗室一耳祭以行禮故云禮之毛未嘗有禮女之意箋疏俱誤會毛意然傳云將嫁女者下卽云必先禮之明以之字指女言李說附會牽合亦未允當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夙早也  
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  
知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  
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  
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  
昏昕鎬案毛以爲興則多露不指時言鄭誤以仲春之  
月爲嫁娶正時

解見桃  
天篇

遂至迴失傳意

### 室家不足

傳昏禮紼帛不過五兩箋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  
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正義申毛謂紼帛不過五

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足者  
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鎬案序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  
貞女正義以傳通箋并以合序意義甚允當

###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  
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正直  
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釋文委於危反蛇本又作蛇  
同音移正義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  
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從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  
終可蹤迹倣效也鎬案箋訓委蛇爲自得貌與傳義可

通蓋惟心志定故行皆從容自得可使人則倣之也退  
食自公者蓋謂自公門退而食於家耳箋以退食爲減  
膳自爲從公爲事意太迂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通  
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二說均駁箋義  
是也說文作逶迤云袞去貌文選注引作逶迤逶迤漢  
衛尉衡方碑作禕隋在公唐韻古音禕與委通王氏應  
麟詩考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沈重讀委委蛇蛇此  
因卹君子偕老篇委委佗佗句而誤然不得以彼例此  
妄易經文孔氏以沈爲誤讀是也釋文云蛇本亦作蛇  
疑傳本作虵其作蛇者後人改之也陸氏佃范氏處義

王氏質皆以委蛇爲蛇行之狀穿鑿甚矣

標有梅篇

序男女及時也正義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幼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

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然則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秋冬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以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此卒章是也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首章其實七分謂在樹者七梅落猶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云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卒



章頃筐暨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尤遠善  
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  
迨其謂之醵案毛以爲興則標梅不指時言正義中毛  
謂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周禮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不禁是也苟非  
期盡自依秋冬嫁娶正時鄭以周禮仲春之月爲嫁娶  
正時解見統天篇此首章次章以孟夏仲夏猶可嫁娶則周  
禮何以於仲春之月卽云奔者不禁乎三章云明年仲  
春不待以禮會之夫以嫁娶正時竟可不待以禮會之  
則昏禮蔑如矣猶得謂被文王之化乎且以二十之女

猶待明年將以何年爲期盡乎并序何以言男女及時  
乎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戴岷隱曰此擇壻之詞父母  
之心也范氏處義曰此人君求賢之詩說與傳箋俱異  
未識何據

### 抱衾與裯

傳衾被也裯裯被也箋裯牀帳也正義鄭以衾旣爲被  
不宜復云裯被也漢時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  
帳鄭荅張逸問曰古無名被爲裯鎬案箋義是也楚辭  
九辯披荷裯之晏晏兮注裯帷帳說文裯裯帳也爾雅  
釋詁裯謂之帳疏引詩抱衾與裯文選曹子建贈白馬

王彪詩何必抱衾幬注幬與稠古字同爾雅釋訓釋文  
幬本或作幬唐石經引詩作抱衾與稠是稠幬稠四  
字皆通也稠又通調莊子天下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  
文稠本亦作調調又通稠汝墳怒如調飢釋文調亦作  
稠厲氏鶚曰孟蜀石經作稠飢又案稠字廣韻直誅切  
音廚禪衣也集韻都勞切音刀衣袂也此宜從釋文讀  
直畱反音稠

江有汜

傳決復入爲汜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  
嫡媵宜俱行正義決復入爲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

狀鍋案爾雅汜注水出去復還疏凡水之岐流復還本  
水者名汜詩召南江有汜是也劉氏熙釋名汜止也如  
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說文汜水別而復入水也  
从水已聲詩曰江有汜水經注七引字林水決復入爲  
汜均與傳義合又說文涖水也从水臣聲詩曰江有涖  
廣韻江有涖涖水名也以涖爲水意與箋合康成箋詩  
閒用三家說文廣韻字作涖箋以爲小水意是三家詩  
壹發五涖

傳一歲曰獫狁豕生三曰獫正義傳以七月云言私其  
獫獻豸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獫言私明

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豮獻豮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  
傳皆云三歲曰豮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鎬  
案說文豮生六月豚从豕從聲一曰一歲豮此與傳義  
同爾雅釋獸豕生三豮二師一特此爲箋所本釋獸釋  
文引字林云豮豕生六月也廣雅釋獸獸一歲爲豮大  
平御覽引纂文云齊徐以小豬爲豮玉篇云豮小母豬  
豮與豮同胡氏承珙毛詩後箋曰毛傳訓豮用爾雅而  
獨不取其豕生三曰豮者蓋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  
子之多少惟大小之形則可見約略其一歲二歲不甚  
相懸耳此說甚允當以傳義爲優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二

震澤沈 鎬

邶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綠衣黃裳

傳興也綠閒色黃正色上曰衣下曰裳箋綠兮衣兮者  
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  
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  
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以黃爲  
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  
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正義申毛曰綠

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閒色黃正色言閒  
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閒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閒  
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  
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申鄭曰  
祿衣黃裏爲非制明祿兮衣兮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  
紗爲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綠衣黑者解  
以祿衣爲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祿衣故假失制以喻  
僭也言不殊衣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  
色也鎬案傳意以綠與黃喻嫡妾衣與裏喻隱顯衣與  
裳喻上下綠爲衣而黃爲裏綠爲衣而黃爲裳隱顯上

下均已倒置以興妾上僭而夫人失位義極正當康成先註禮後箋詩強詩就禮動輒破字未免有意紛更劉氏瑾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姚氏舜牧曰綠衣黃裏是傷其反背綠衣黃裳是傷其倒置嚴氏粲曰黃裏言揜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李氏樛曰以綠爲衣以黃爲裏則是綠色反見於外而黃色反隱於內此以見夫人失位也衣在上裳在下以間色居上以正色居下亦以見妾上僭也范氏處義曰黃正色喻夫人也綠間色喻嬖妾也以綠爲衣以



黃爲裏以緣爲衣以黃爲裳則尊卑上下之分皆倒置矣諸說均從毛義是也惠氏棟古義曰緣爲緣此或見齊魯詩今不可考矣康成箋詩閒用三家但此據禮說詩乃是自用其學恐未必是齊魯詩

緣兮絲兮女所治兮

傳緣末也絲本也箋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正義申毛云言緣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

以爲綠卽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嫡  
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  
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申鄭云言爲祿衣兮當先  
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  
衣而後染絲使失制度也鎬案上文毛意以綠喻妾此  
亦以綠喻妾而以絲喻嫡故曰末也本也義自正當箋  
云先製衣而後染絲於事理恐說不去李氏樗集解曰  
毛氏以絲爲本以綠爲末絲爲本者言如治絲本末不  
可易亦猶嫡妾尊卑之不可亂然以詩之上文觀之則  
其說不通矣不如王氏以爲絲本白也旣綠則不可復

黃矣猶之皆女子也既妾則不可復嫡王氏之說固勝於毛而又不如黃魯直以爲均是絲也既綠則不可尙黃均是女也既妾則不可復嫡謂尙黃則與上文合也然此說亦未盡然也毛以上二章綠字喻妾黃字喻嫡以色之正閒言也以衣喻嫡以裏喻妾以服之表裏言也以衣喻嫡以裳喻妾以服之上下言也此又以功之先後言之先者爲本後者爲末因文立訓何云以詩之上文觀之其說不通乎至云謂尙黃則與上文合以本章經文所未有者添設之以牽合上二章何其迂滯之甚耶許氏謙曰綠之所以成綠而爲衣者人以絲染治

而成也妾之所以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嚴氏粲  
曰言此閒色之緣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爲緣也女既  
染此絲以爲緣豈可復以爲衣而加諸黃色之上乎二  
說均與毛義未合也

仲氏任只

傳任大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  
恤釋文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鳩反正義申毛謂莊姜既  
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  
德行也申鄭謂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爲任  
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鎬案爾雅釋詁王大也註王

猶任也古今人表齊簡公壬吳語侯表作任御覽廿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壬任也廣雅釋言壬任也禮記月令其日壬癸注壬之言任也史記律書壬之爲言任也蓋任壬古字通傳說極允周禮注云任信於友道也以是稱仲氏意欠諦當

願言則寔

傳寔貽也箋噓讀當爲不敢噓咳之噓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噓也今俗人噓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釋文寔本又作噓又作噓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噓音都麗反又云

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  
訓逮爲𪔐今俗人云欠欠𪔐𪔐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  
則伸志倦則𪔐案𪔐音邱據反玉篇𪔐欠張口也正義  
申毛謂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  
則嚏跲而不行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  
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註竝同鎬案爾雅釋言寤  
跲也跲蓋礙不行之意此經毛義與豳風狼跋寤尾同  
是礙而不能行意蓋以誅翦亂臣非婦人事下章願言  
則懷毛訓懷爲傷思而不能行傷可知矣此義甚優箋  
說太近纖巧正義申毛字作嚏以箋字亂入傳義誤矣

康成破寔爲噍不過具於箋中而箋本經文則字仍作寔唐石經作噍范氏處義詩補傳李氏樗集解均作噍因箋而并易經文謬矣小字本相臺本作噍云噍聆也義從毛字從鄭亦謬眾經音義作願言卽噍不特寔爲噍并則爲卽矣說文噍悟解氣也从口寔聲詩曰願言則噍汪氏龍以爲後人所妄增胡氏承珙以爲唐人李陽冰輩竄改理或然也

或因釋文及崔云寔寔毛本作寔惟與聆字意不合恐未必然

願言則懷

傳懷傷也箋懷安也正義莊姜言我夜覺恆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鎬案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

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蓋國家多故而誅翦亂臣又能思而不能行傷可知矣案之經文序義均合毛義不可易也徐氏光啓曰懷懷抱不釋之意許氏謙曰寤而不寐願言而嚏而懷所思考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均以懷爲思與序傳意未合

### 與子成說

傳說數也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釋文說音悅毛數也鄭相悅愛也數色主反正義申毛謂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其處契闊勤苦之中



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  
使非理死亡也申鄭謂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  
悅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鎬案毛以  
說爲數數卽言字意特所言者不一辭耳釋文音數爲  
色主反深得毛旨惟音說爲悅則混傳箋而一之正義  
謂爲軍伍之數是以數爲數目非毛義也胡氏承瑛曰  
數讀色主反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  
用僇負羈是也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遽數之不能終其  
物左傳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爲數說之  
數說之爲數亦有二義所說者非一事爲數所說者非

一人亦爲數此爲從軍之士與其同伍者約誓以死生  
勤苦之意則所說不止一人一事故傳以說爲數此說  
申明傳意極爲允當朱氏道行曰死生離合決不相忘  
此成說也執手二句卽成說時丁甯但有生合無死離  
其矢願如此此亦合傳義惟以契闊爲離合則非毛旨  
耳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  
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嚴氏祭曰我  
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  
老不謂今者便爲死生之別怨辭也此因下文有偕老  
字遂指爲室家夫婦之語非也歐陽氏修曰因念與子

三言集卷之二  
生死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今則闊別不能爲生李氏樗曰上章言爲士卒必敗之辭此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二說意與華谷同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傳洵遠信極也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釋文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負負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卽古仲字也鄭如字正義申毛謂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乖闊與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申鄭謂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己相救

活義相接成也鎬案毛以洵爲疏遠與上闊爲乖闊一意上不我活傳云不與我生活也此正義云性命不得申極亦是一意蓋上章言前日之成說此章是言成說之不得遂故反覆以歎之耳呂覽季春紀高誘注引詩作于嗟負兮云負遠也與釋文合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釋文信卽古文伸禮記儒行竟信其志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漢書五行志上集注後漢班彪傳注杜篤傳注俱云信讀曰伸蓋信與伸古通用字也

自詒伊阻

傳伊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鎬案集韻伊於夷切音  
蚘揚雄河東賦伊年暮春顏師古注伊是也漢書禮樂  
志集註伊是也太元廓伊德攸興注伊猶是也此宜從  
箋訓爲明曉鄭云伊當作緊說文緊戰衣也一曰青黑  
色竝無是意字仍作伊爲正

離離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傳離離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  
及泮散也箋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  
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正義申

毛謂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離離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申鄭謂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尙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鎬案序云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正義謂此陳正禮以責之是也毛以秋冬爲嫁娶正時鄭以仲春之月爲嫁娶正時

解見周南  
桃夭篇

此經明言歸妻自是嫁娶正時箋以請期釋之無非遷就其說耳嚴華谷曰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有離離然和聲之雁於日出旭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國君而肆情犯禮李迂仲曰離離鳴雁聲之和也旭日始旦日始出也迨及也泮散也古者士之親迎則必及乎冰未泮之時故家語曰霜降而歲功成則嫁娶可以行矣冰泮而農事起則昏禮於焉可殺荀卿亦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皆言嫁娶之禮必得時也今宣公安於淫亂曾庶士之不如也

范逸齋曰此章譏宣公不能如士之昏姻猶有禮節雁之雝雝鳴於大昕之旦此納采之有其禮也及冰未泮爲歸妻之期此親迎之有其時也古者行禮必用雁而冰泮止昏禮爲士尙能然今宣公與夫人爲淫亂漫不知禮節諸說均足申明傳義

中心有違

傳違離也箋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尙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鎬案爾雅釋詁違遠也疏違者離遠也說文違離也从辵韋聲羽非切廣韻違背也廣雅釋詁違離也俱與傳意合當從毛義



釋文韓詩云違很也未識何據

不我能慍

傳慍養也箋慍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  
釋文慍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正義徧檢諸  
本皆云慍養孫毓引傳云慍興非也爾雅不訓慍爲驕  
出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鎬案正義誤也說文慍  
起也起卽興字意孫毓引傳作興卽此知孫所見之本  
傳作興與陸同今本作養意王肅改之正義依之也阮  
氏校勘記曰通志堂本盧本毛與也案與字誤考小字  
本相臺本十行本所附皆是興字可見毛傳自有作興

之本蓋此婦人黽勉有亡能興起家道夫不能知因歎  
之曰不以我爲能興起家道反以我爲讎怨也胡氏毛  
詩後箋引毛鄭詩考正曰說文惱起也引此詩小雅蓼  
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  
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惱蓋承上章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  
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蓼莪篇畜亦當作惱  
省文假借耳此說申明傳義極允李氏集解范氏補傳  
均作惱養也是猶襲王孔之誤鄭釋惱爲驕蓋以音聲  
爲訓詁而按之經文意欠明順

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  
爾雅釋訓旭旭橋也邢

疏云郭璞作好好蓋  
畜旭好亦音義同

正義申鄭云由養以至於驕牽合

傳箋意義更晦說文引此作能不我惱叔重引詩時據  
三家疑此亦是三家詩

昔育恐育鞠

傳育長鞠窮也箋昔育育稚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  
窮匱正義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  
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鎬案爾雅釋詁育養也  
又長也毛以一長字訓兩育字文義未甚分明鄭於育  
鞠之育依毛訓昔育之育以毛訓未明故特剖之曰昔  
育育稚也蓋言昔幼稚需養之時意實以育字作養字

解竝非訓育爲稚孔誤會鄭義又云育得兩訓釋言爲  
稚釋詁爲長今案釋言篇只有幼鞠稚也句竝無育稚  
文箋意蓋謂昔幼稚需養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  
顛覆盡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意義甚明曉張子曰育  
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輔氏廣謂  
此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是也  
李氏集解引程氏曰昔惟恐生養之道困窮及爾以至  
於顛覆此於昔育之育無著落范氏處義曰昔者未生  
育男女之初我懼生育之道窮致爾似續之顛覆此說  
更歧異矣胡氏承珙曰蜀石經恐下無育字鄭雖以昔

育爲稚既育爲長與毛異其於昔育句亦必無二育字  
所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者乃探下文既育言  
之非因恐下有育字而訓以長老也若經文作恐育則  
箋當云昔育幼稚也恐育長老也然後云昔幼稚之時  
恐至長老窮匱矣此可見傳箋本皆當作昔育恐鞠四  
字爲句蜀石經所據當不誤也此說謬矣箋以傳一長  
字訓兩育字意未分曉故於昔育之育標明昔育育稚  
也育鞠之育則依毛訓故順言恐至長老窮匱何必再  
云恐育長老也下文旣生旣育箋云生財業也育長老  
也分明各句各箋而謂此箋長老探下文旣育言之然

乎否乎傳箋之例往往先訓字義後說文義而謂訓字義在下中隔及爾顛覆句先說文義然乎否乎正義不在傳箋本之外亦云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長字在恐字下而謂傳箋本皆當作昔育恐鞫然乎否乎據石經一語便欲刪改經文何其言之太易也

褻如充耳

傳褻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褻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鎬案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褻然爲舉首注褻然盛服貌也與傳同說

文褻袂也从衣采聲蓋褻本從衣訓爲盛服自是正義  
淇奧充耳琇瑩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此云盛飾自與彼傳同義蓋謂救災恤鄰道也黎失國  
而衛不能救徒有盛服盛飾而德不足以稱之也箋說  
太纖不如毛義之優范氏處義曰衛之大夫如褻然盛  
服用充耳而無所聞也嚴氏粲曰責其不能聽己之訴  
如以瑱塞耳而無聞也黃氏樞曰褻如充耳言衛侯褻  
如服充耳而不聞也均兼用傳箋義非也

簡兮簡兮

傳簡大也箋簡擇正義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

用賢也鎬案二章傳云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此  
簡訓爲大自是贊歎其德之大於眾工之中以此大德  
之人膺萬舞之任斯可刺耳正義合用傳箋文義亢沓  
朱氏集傳曰簡簡易不恭之意輔氏廣曰此章自以爲  
簡易次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  
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爲辱亦是不恭之意此說非  
也序簡兮刺不用賢也刺者乃是旁觀者以碩人爲賢  
而刺朝廷之不能用姜氏廣義曰賢者仕于伶官詩人  
作此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  
無自譽而曰碩人者何氏古義曰有力如虎赫如渥赭



皆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朱氏通義曰朱子謂  
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既稱賢  
者豈以輕世肆志爲心乎魯仲連東方朔之流春秋時  
恐無此等人物陳氏稽古編曰不恭之態出於他人評  
論猶可若自言其然則是明知之而故爲之又誇之以  
爲美此乃庸妄人耳何得爲賢諸說俱極允當爾雅釋  
詁束下疏引詩簡兮簡兮蓋束簡古字通也申公曰束  
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嘆其畫舞於此此說更甚  
未識何據

方將萬舞

傳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

言於四方箋將且也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

二字

誤觀正義簡擇也正義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

至干舞句可見

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爲萬舞故爲且祭祀也傳

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爲祭也知萬舞爲干舞

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人去籥公羊傳曰籥者何籥

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敎國子舞羽吹籥羽籥

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

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註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鎬案大戴禮夏小正萬也者干戚舞也韻會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舞左氏莊二十有八年傳子元振萬文夫人曰是舞也習戎備也文選東都賦萬舞奕奕辭註萬舞干也萬爲干舞斷無疑義正義據公羊傳禮記駁傳極爲允當呂氏

祖謙以萬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指康成之說爲非而魯頌閟宮商頌那又依用箋說自相矛盾眞不可解陳氏稽古編以鄭襲公羊之誤東萊駁之允當誤矣李氏集解曰王氏以干羽爲萬舞非也鄭氏云萬舞者干舞也此說是春秋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見宣八年何休釋之曰干楯也萬舞名也故知萬舞者指干舞而言也此說得之

### 聊與子謀

傳聊願也箋聊且略之辭正義鄭唯以聊爲且欲略與之謀爲異鎬案傳箋義可通也胡氏承琪曰聊之本字

爲僂說文僂一曰且聊耳鳴也是僂正字聊借字經傳  
皆假借爲聊願與且古義有相近者古人讀願與甯爲  
一聲之轉說文甯所願也甯之爲願亦聊且之意如左  
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論語與其奢也甯  
儉之類凡上言與其下言甯者多係且略之意故訓聊  
爲願猶之訓聊爲且耳又願與愁亦一聲之轉小雅十  
月之交不愁遺一老釋文引小爾雅愁願也強也且也  
三義略同哀十六年左傳不愁遺一老杜注愁且也王  
注家語終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愁且辭也愁爲且亦  
記篇同爲願故聊爲願亦爲且其例正同此說是也蓋經文時

用借字毛詩如可以爲厝作錯民之謠言作吡象弭魚  
簾作服芻之餘之作秣吹求厥甯作聿亦有盍龔作和  
之類皆是

俱見說文繫傳

###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箋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  
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釋文瑕音遐害毛如字  
鄭音曷正義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  
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鎬案爾雅釋詁遐  
遠也遐瑕古字通小雅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作瑕  
不謂矣疏瑕遠也景北海碑陰魂靈遐顯遐作瑕大雅

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瑕遠也均與傳義合是也王肅申  
毛語稍迂拙張氏曰不大有害黃氏曰抄引此以爲說  
近人情陳氏稽古編曰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  
有害也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有  
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蓋大與遠意義相近張說足申  
毛義實較王氏爲優鄭以瑕爲過卽毛解經文害字意  
陳謂遠過二義俱可通誤矣

其虛其邪

傳虛虛也箋邪讀如徐正義言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  
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實虛其舒徐威儀謙

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己所以去之釋訓云其  
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此作其  
耶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耶讀如徐鎬案  
耶與徐音義同正義申傳箋皆是也徐又通茶易困卦  
九四來徐徐虞翻作來茶茶茶又通舒禮記玉藻前茶  
後詘注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注茶古  
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殷武荆舒是德史記舒作茶舒  
又通舍小雅何人斯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熊氏朋來經  
說舍與車肝協音舒便合讀作舒舍又通澤管子引鄭  
羔裘舍命不渝舍作澤又通釋禮記舍菜卽釋菜蓋數



字音義同皆通用

說懌女美

箋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釋文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正義申毛謂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鎬案爾雅釋詁說懌服也注皆謂喜而服從正義申毛喜樂之義蓋本於此爾雅作悅此作說經典悅字多作說也箋既破懌爲釋而語意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 美人之貽

傳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鎬案首章俟我次章貽我本屬詩人代辭此貽我法則卽上章貽我彤管之意言我所以輾轉於靜女者非徒以其有美色乃美其人能貽我彤管之法蓋反覆以盡其意耳箋說未允○又案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如是可易之爲人君之配正義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蓋詩辭皆是美靜女作詩之意則是

刺衛君衛夫人辭意竝不相悖也李氏檇曰毛鄭王張皆以爲美詩惟歐陽以爲刺時詩黃氏樵曰歐陽公以爲貽我彤管如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是特男女相遺以通情結好云耳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彤管乃色之尤美者毛鄭以爲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而歐陽子辨之予以爲毛鄭之說必有自來不可非也左傳定公九年言靜女三章取彤管焉杜元凱注以爲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彤管則歐陽之說爲不通矣稽古編曰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序說

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虞東學詩曰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毛鄭皆以女德貞靜爲說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是古說與毛鄭合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爲何物則不免於遁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可廢也諸說足正歐陽之謬并足正說詩者好爲淫奔之說之謬

遼條不鮮

遼條不殄

傳殄絕也箋鮮善也殄當作腆腆善也鎬案王氏肅述  
毛云鮮少也爾雅釋詁鮮罕也王氏少卽罕意說文殄  
盡也一曰絕也許亦用傳義殄與腆雖古今字通用而  
周禮地官稻人夏以水殄草康成注殄絕也此亦宜字  
從殄訓從絕不必易之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云不殄當  
讀爲腆夫鄭氏易字已是說經之病復從而右之誤矣  
正義以少與不絕爲非類不知王以少訓鮮並非以訓  
不鮮也范氏處義曰不鮮言不少也不殄言不絕也語  
甚明簡

願言思子

傳願每也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鎬案爾雅釋詁願思也楚辭惜誦願陳子而無路注願  
思也康成念字卽思字意

不瑕有害

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  
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釋文害毛如字鄭音  
曷何也鎬案鄭意與泉水句俱音害爲曷毛則均讀如  
字鄭以瑕爲過均訓本字毛則以瑕爲遠均瑕爲遐借  
當從傳義朱氏通義曰不瑕有害與泉水語同意別泉

水是害於義此詩是害其身過爲疑辭者不忍斥言其死也陸堂詩學曰毛傳於泉水但訓瑕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泉水當日不以遠而有害也此則曰不以遠而有害乎黃氏文煥曰泉水明知於義不可往而聊與之謀非真欲歸甯也此明知其身已被禍而有不忍言非直爲君諱也胡氏承珙謂三說皆微婉得詩意是也

鄒

### 象服是宜

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正

義申毛謂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申鄭謂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鎬案正義象骨之說誤也傳云尊者所以爲飾正與次章羽飾衣句一氣安見象服不指褕翟闕翟且又安見飾羽非畫羽禮記玉藻褕衣揄狄注云褕讀如蜚揄讀如搖蜚搖皆翟雉名刻繪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屈狄注云屈周禮作闕謂刻繪



作翟康成所謂飾所謂刻正與此傳飾字意合仲達象骨之說實自爲紛擾耳孫毓疑六服無言以羽飾衣亦誤會毛傳飾字意李氏樗曰象服謂褕翟闕翟也褕翟刻繪爲翟形畫以五色綴之於衣闕翟者亦刻繪爲翟形但不畫以五色故謂之闕翟此說是也范氏處義曰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其宜稱此去傳箋意遠矣陳氏啓源曰毛傳謂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而孔疏不從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於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意蓋右毛駁孔不知象骨之說已爲疏誤欲以本非傳義之說右毛毛亦不許也惠

氏棟曰象本祿字古文省急就篇祿飾刻畫無等雙說文祿飾也此與傳義合李氏黼平曰象與祿同說文云祿飾也玉篇云祿首飾也然則象服卽謂副笄六珈及所配之褱褱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此謂象服兼指首飾言惠氏禮說云象服卽象褱佩猶服也謂著於首此謂象服專指象褱言均與傳箋意未合也

### 其之展也

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縠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絺縠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鎬案箋說

較長鄭司農周禮內司服注展衣白衣也釋名禮衣禮  
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蓋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  
盛服坦然正白昭其敬也傳云丹縠經無明文孫毓推  
之以爲褱衣赤褱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褱衣黑  
亦是臆度語康成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謂  
褱衣元褱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褱衣黑與司農  
說略同較爲有據說文瑳玉色鮮白此上文云瑳兮瑳  
兮正是言展衣之色白也禮記作禮周禮及此詩作展  
邛綠衣箋云展衣白釋文云展知彥反字亦作禮音同  
說文褱從衣亞聲徐鍇曰詩作展假借也蓋係同聲通

用之字不必以展爲字誤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于  
日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  
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  
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星昏中而  
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楚室居室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正義匠人云  
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  
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

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鎬棗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傳云昏正四方自是言其時特未明言何時箋申之曰小雪時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準極以正南北是言其制與序義正合孔以傳四句言得制非記時者非也周禮匠人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是視星以正方位本是古制傳視定準極之說未可據非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言楚宮楚室亦是互文見義度日以知東西視定準極以正南北是合宮室言

之李迂仲曰鄭云楚宮謂宗廟楚室謂居室遂以宮室爲二毛氏云室猶宮故知此說當從毛氏若分宮室爲二則是楚宮占定星之中至於作楚室獨不然乎作于楚室揆之以日而作于楚宮獨不然乎無是理也曰宮曰室但其文異其實一也黃實夫曰楚宮楚室說者以宮爲宗廟室爲室家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宮室爲後予以爲詩之辭特互辭成章初不若是之拘也二說均是也

### 說于桑田

箋文公於雨下命王駕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

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釋文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鎬案甘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此亦以說爲舍故不復有傳碩人說于農郊亦無傳當亦同甘棠故彼釋文云說毛始銳反鄭此處作辭說解碩人又云說當作襪輾轉支離不如毛義之正嚴氏粲曰說止于桑田之野以勞勸之蘇氏轍曰文公勤于民事雨旣止見星而駕以行舍于桑田范氏處義曰帶星命駕說于桑田之間所以訓農也李氏樛曰命倌人于雨止星出之時乘駕而往舍于桑田皆從傳義是也白帖說勸也此用箋義誤

人而無止

傳止所止息也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  
居尊無禮節也鎬案家語辨政匪其止其注止息也書  
太甲欽厥止傳止謂行所安止也禮記大學在止於至  
善注止猶自處也毛傳以爲人自有所宜止息之處蓋  
謂禮也自賅得容止一層意箋義較略粗淺釋文引韓  
詩曰止節也無禮節也亦不如毛義之優

干旄篇

序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正義申毛謂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申鄭



謂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在見賢於浚邑是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鎬案序意重言好善箋義較合序意視傳爲長

素絲祝之

傳祝織也箋祝當作屬屬著也釋文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鎬案箋義爲長首章紕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紕旌旗之旒繆次章組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此章祝之謂以素絲之縷維屬於旌旗也語意自有次第毛以紕爲所以織組以組爲總以素絲而成組以祝爲織祝與紕旣無別祝與組

語意更倒置矣劉氏釋名祝屬也白虎通號祝者屬也是祝本有屬意不必改祝爲屬許氏謙曰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王氏安石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二說均與箋義合是也范氏處義曰祝之者既成而斷之也素絲織組始成卽斷取以行禮也此與箋義異并與傳義歧非也

衛

會弁如星

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釋文會古外反註同鄭註周禮則如字說

又作體弁皮變反礫本又作礫音厯又音洛正義申毛  
謂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  
者所以會髮可知申鄭謂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  
璽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  
爲飾謂之璽詩云會弁如星又云其弁伊璽是也此云  
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  
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  
五采玉璽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  
之註云皮弁則侯伯璽飾七子男璽飾五玉亦三采武  
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

而璆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璆璆而處狀似星鎬案傳言  
弁之用箋言弁之體意不相侔也段氏周禮漢讀考曰  
說文體骨摘之可會髮者引詩體弁如星是詩本作體  
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疑有錯誤當云體所以會髮  
爲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體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  
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蓋皆韓詩  
至箋毛詩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體讀爲  
會之文蓋今本佚去此說非也毛本果作體則釋文不  
必云說文作體矣箋中果有體讀爲會之文釋文何以  
不言正義又何以不言也叔重引詩時據三家其作體

者疑是三家詩耳廣韻玉篇均作櫓亦是據三家士喪禮本作櫓今本又作譽隋志作增皆字異而義同呂覽上農篇高誘註引詩作冠弁如星則更不知何據矣

碩人之寬 碩人之適 碩人之軸

傳適寬大軸進也箋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適饑意軸病也釋文適苦禾反韓詩作𨔵𨔵美貌軸毛音迪鄭直六反正義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適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云窮處山澗之閒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

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鎬案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夫旣爲賢者則雖退而窮處亦斷無怨尤之意鄭於永矢弗諼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斯言豈不害理遂至寬邁軸三字俱說出一番怨尤之象不如毛義之優韓詩邁作邁胡氏文英曰謂有過人之才德也意與毛傳合軸爾雅疏引作逐楚辭河伯乘白鼉兮逐文魚注逐從也漢書五行志逐進也廣韻軸直六切集韻仲六切竝音逐逐與軸音義同也范氏處義曰

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嚴氏粲曰賢者成樂於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張氏彩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數說均與傳義未合李氏樛曰適亦寬大之貌軸亦是寬大之意合三章爲一意亦非李氏黼平曰軸迪俱从由得聲音同者義可通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作逐蘇林音迪是逐迪音同亦可與陸爲韻此說是也

說于農郊

箋說當作禴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衣服曰禴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釋文說本或作

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鎬案甘棠召伯所說傳  
說舍也定之方中及此詩均無傳毛意蓋同說文衣部  
襚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又作稅  
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从衣兌聲左氏昭九年傳且致閭  
田與襚杜注襚送死衣禮記曲禮下注送死者衣服曰  
襚雜記諸侯以襚疏襚謂以物送死用也又云襚者遂  
彼生時之意也箋既謂莊姜始來何得以襚釋之合從  
傳義文選上林賦注引此詩說作稅說稅古今字也

隰則有泮

傳泮坡也箋泮讀爲畔畔厓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



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釋文泮音判坡  
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  
阪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正義以隰者下溼猶如澤  
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  
故讀爲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  
其義猶不異於傳也鎬案說文畔田界也从田半聲廣  
雅釋詁畔界也史晨奏銘飲酒畔宮泮與畔古字通也  
說文坡陂也从土皮聲後漢書張禹傳注坡與陂同國  
語越語故濱于東海之陂注陂崖也毛訓泮爲坡本是  
厓岸意李氏黼平日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如正義云

云則傳是陂字釋文云坡本亦作陂北皮反亦引澤陂詩傳按書者遂據釋文本而改之當作陂爲是此說誤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是言他本作陂毛傳本則作坡耳釋文正義均引澤陂傳陂與坡二字同也

### 容兮遂兮

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箋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正義申毛謂黼黻佩璫璫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玉璫璫然鎬案篤公劉傳容刀言有武事是容刀乃禦備之資非尋常佩服所用傳義爲長大東韜韜佩遂傳璫瑞也韻會璫通作遂故經作遂箋訓

瑞鄭不云遂當爲璲毛作遂正義申毛作璲也李氏集解引蘇氏云遂與玉璲字通用是也

童子佩鞶

傳鞶玦也能射御則帶鞶箋鞶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正義鄭以禮無以鞶爲玦者故易之爲沓車攻決拾旣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旣著決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鎬案儀禮大射儀小射正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馮氏復京曰沓極二名一物也然禮經無言佩沓者亦無言佩極者內則云右佩決捍則

毛爲有據矣說文韞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於右巨指从韋葉聲詩曰童子佩韞此亦用傳義嚴氏絜曰玦車攻作決夏官繕人作挾蓋皆同聲通用字

### 伯兮揭兮

傳伯州伯也箋伯君子字也正義言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爲州伯謂州里之伯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鎬案說文殳以投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此詩下文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蓋本爲州伯衛宣公之時從王伐鄭則爲旅

賁而執殳耳胡氏承琪曰傳以伯爲州伯正義以內則  
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人而已執殳之旅  
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云  
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衛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  
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此說是也